

西班牙在聖薩爾瓦多城文化痕跡

文／方真真（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1626年西班牙占領雞籠以前，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曾多次提議征服臺灣未果，也曾透過閩南人、在日本的西班牙神父、在臺船難返回馬尼拉的西班牙人等管道得知臺灣訊息。1624年8月，荷蘭人占領大員（今臺南安平），透過與福建海商的私下交易進行東亞的貿易活動，並取其地利之便，攔劫前往馬尼拉的中國商船，此舉不僅妨礙菲律賓的商業利益，也阻礙傳教士前往中國傳播福音，讓馬尼拉的西班牙人備感威脅。

1626年5月，為了與荷蘭人抗衡，確保菲律賓的貿易利益，西班牙船隊前進北臺灣，在今基隆和平島建造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以期吸引更多閩南海商前往雞籠交易，開闢一條福州到北臺灣、北臺灣聖薩爾瓦多到馬尼拉的三角貿易航線，並將北臺灣當成前往日本和中國的傳教跳板。

西班牙占領北臺灣的十六年間（1626-1642），除了在今基隆和平島建造四座堡壘及

在淡水建一座堡壘外，來到北臺灣傳教的道明會士、方濟會士及奧斯定會士皆曾蓋教堂與修院，其中最主要的城堡是聖薩爾瓦多，最重要的教堂則是位於該城堡附近的諸聖（Todos los Santos）教堂。1642年8月，荷蘭人攻占北臺灣，結束西班牙人短暫的統治。

四大洲族群在聖薩爾瓦多相遇

西班牙占領北臺灣以前，已有閩南人和日本人暫留或長期居留該地。隨著1626年5月西班牙船隊占領北臺灣，每年都有船隻從馬尼拉前往聖薩爾瓦多，隨船而來的除了西班牙人外，也有極少數的葡萄牙籍和義大利籍神父，還有菲律賓原住民、華人、混血華人、日本人、印度西南海岸馬拉巴人（Malabar）、孟加拉人、非洲Cafre奴隸及美洲人。這些族群來到北臺灣與當地原住民接觸，有的甚至與北臺灣原住民通婚，此時期的聖薩爾瓦多可說是歐、亞、非、美四大洲族群的相遇之地。

從馬尼拉被派往聖

薩爾瓦多的人員中，最常見的是駐防的士兵、砲手、官員、海員及工人。駐防北臺灣的軍隊主要由西班牙士兵和馬尼拉附近邦板牙省（Pampanga）的士兵組成，少見菲律賓其他省區的人，因邦板牙省住民的西班牙化程度最高，通曉西班牙語者多，深得西班牙殖民者信任。

在西班牙統治北臺灣初期（1626-1630），為了建造聖薩爾瓦多城堡和其他堡壘，從馬尼拉派遣許多華人石匠、磚瓦工、鋸工和木匠前往當地工作，推動北臺灣的基礎建設。華人的石造技術可追溯自16世紀末馬尼拉城建成石造城市時，菲律賓統治者Santiago de Vera（1584-1590）讓菲律賓原住民和華人學習製作方石（cantería），投入馬尼拉城的建造工程。華人一代傳一代，成為專業的石匠。

此外，為方便往來北臺灣港口航行，西班牙政府也派中式帆船前往援助，這類船型多仰賴馬尼拉華人領航員和船員的引領與駕駛。值得一提的是，被運往北臺灣的奴隸數目不少，多是受洗的天主教徒，其中非洲Cafre奴隸多服役於西班牙皇家帆船，負責搖槳，在航行中遇難易溺斃；另有奴隸服務於北臺灣西班牙長官和商人的住所，服侍其生活起居。

前述這些被派往北臺灣，幫西班牙政府服役或工作的人，除了奴隸外，按其職業職等高低而有不同薪資，族群不同薪資也有不同，包含傳教士也可獲得王室給的薪俸。



▲西班牙人在和平島築聖薩爾瓦多城。（圖片出處／《臺灣歷史畫帖》，1935年）

歐亞美物品進入聖薩爾瓦多

西班牙占領雞籠後，因北臺灣的資源有限，很快便面臨軍隊安全與補給的問題。駐軍的生活必需品和武器，以及與中國貿易所需的白銀，皆須仰賴馬尼拉的援助。這條從馬尼拉灣沿著呂宋西岸往北到卡加煙（Cagayán），接著轉向東臺灣，順著黑潮到北臺灣聖薩爾瓦多的航線，除了前述馬尼拉的西班牙政府派遣船隻載運人員前往聖薩爾瓦多外，也將許多物品運往該地。

從馬尼拉運往北臺灣的物品，除了白銀外，還有許多食品、生活用品、武器、醫藥品、整修船隻材料及動物等；另有極少數的奴隸被列入物品清單送往北臺灣。食品類中的酒、油、醋、糖、醃漬品（含醃豬肉及醃牛肉），以及杏仁、葡萄乾等，主要是以中國甕、中國瓶或巴石（Pasi）甕裝，另火藥、墨則以中國甕或中國瓶裝。中國瓶應是安平壺，民間稱國姓瓶。

上述物品有產自菲律賓當地，也有從中國、葡屬澳門及其他亞洲地區輾轉



▲1626年繪製的西班牙人在北臺灣港口的描述地圖。（資料來源／西班牙檔案館資料庫 PARES，塞維亞印地安斯檔案館館藏）

而來，甚至有遠從美洲新西班牙（指墨西哥）和西班牙母國轉運而來。其中，來自墨西哥的白銀，轉運到北臺灣的數量多寡，與西班牙人在當地貿易的展開息息相關。多數運往北臺灣的食品和日常用品，是向馬尼拉當地華人購買，尤其是潤內（Parián，指馬尼拉城外華人區）華人長官、某些行業的華人頭人和供應商，是貨品重要的提供者。但也有部分物品來自菲律賓原住民。在西班牙殖民北臺灣期間，馬尼拉的華人和菲律賓原住民皆扮演重要的角色。

西班牙占領北臺灣以前，已有閩南商人攜帶棉布、絲綢、陶瓷器、酒、鐵與鹽等貨品，到雞籠、淡水與當地原住民交易；也有日本人赴北臺灣與原住民作鹿皮買賣，並趁機購買閩南商人帶來的絲綢。隨著西班牙人的到來，從福建來的商人並無更加頻繁，直到1628年以後，西班牙船才開始買中國商品運回馬尼拉。

1630年後，西班牙船從北臺灣載貨回馬尼拉的數量變少且不穩定，即使有華人商船從北臺灣載貨到馬尼拉販售，數量很有限。西班牙人在和平島建造聖薩爾瓦多，不僅希望該地成為重要的軍事前哨站，以便對抗荷蘭人，也期望讓中國商品透過此地轉運到馬尼拉。

剛開始，從聖薩爾瓦多運貨到馬尼拉的前景似乎看好，但維持的時間很短暫，有如曇花一現。輸入馬尼拉的貿易量，最終還是無法滿足當地人的生活需求，華人從中國東南沿海直接赴馬尼拉

貿易，遠比赴北臺灣貿易更便利，更吸引人，西班牙人的期望逐漸化為泡影。

西班牙遺址的重現

1642年8月，荷蘭人攻打、占領雞籠，聖薩爾瓦多城遭到破壞，西班牙人留下的城堡和教堂轉入荷蘭人之手，所留稜堡稱為「北荷蘭城」。之後，荷蘭人曾於1661年退出雞籠，1664年再度占領雞籠，並整修過北荷蘭城，直到1668年決議撤離雞籠，炸毀北荷蘭城。該地後來經歷鄭氏、清朝和日本不同政權的統治，西荷時期的城堡逐漸從重築、廢棄、傾頹，成為廢墟，其教堂也歷經廢棄、崩塌。

1933年，村上直次郎曾進行基隆紅毛城的考查，當時還可見部分的基石，並於同年指定為史蹟。1935年金子常光繪製的〈基隆市大觀〉，標示出北荷蘭城遺址。1936年10月，臺灣總督府曾派人加以挖掘調查，由臺北帝大岩生教授監督，陸續發掘出城址外壁、古壺、人骨等物。戰後基隆港擴建，城址成為造



▲ 17世紀初期荷蘭人繪製的東亞航海圖。（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 基隆和平島諸聖教堂遺址。（圖片提供／西班牙考古學者 María Cruz Berrocal）

▶ 基隆和平島西班牙遺址的挖掘。（圖片提供／西班牙考古學者 María Cruz Berrocal）

船廠，島上其他堡壘和教堂也遭破壞，之後完全不見蹤跡。

2011年，鮑曉鷗、臧振華與西班牙學者María Cruz Berrocal帶領的考古團隊共同合作，原計畫挖掘位於造船廠的聖薩爾瓦多城，因故改由在造船廠旁邊停車場進行試掘，直到2020年間歷經多次挖掘，才將西班牙殖民時期的道明會諸聖教堂遺址呈現大眾眼前。

該遺址挖掘出不少的墓葬和許多出土文物，除了西荷時期的卡拉瓦卡十字架（Cruz de Caravaca）及金屬帶扣等，還有其他時期的文物；卡拉瓦卡十字架是天主教徒常攜帶的護身符。據María Cruz Berrocal的分析：從成人墓葬的相關痕跡可證實當時使用棺木和裹屍布可能是神職人員，另從DNA的分析顯示成人中至少其中一人是歐洲人後裔。

前述諸聖教堂，最早由1626年5月跟隨西班牙船隊占領雞籠的道明會士Bartolomé Martínez神父所建，他並在教堂旁建了一間諸聖修院，此時的諸聖



教堂是間簡陋小屋，不久他便與遠征軍的主力一起回馬尼拉，於1627年5月5日舉行教團期中會議前兩天抵達。被派往北臺灣傳教的天主教神父一抵達雞籠，一般會先停留在諸聖教堂和修院，有的之後被派往其他地方傳福音。

後來，諸聖教堂發生火災，在原地採石造重建，建造時間是在道明會士Mateo de Cobisa神父於1628年9月3日抵達雞籠以後，此期間有不少華人石匠待在雞籠建造堡壘，石造的諸聖教堂極可能是由馬尼拉的華工所修築。Mateo de Cobisa神父曾親眼看見教堂的建造過程，他於1630年12月中旬病歿在諸聖修院，成為第一位埋葬在剛蓋好的諸聖教堂的人。

1868年，在臺傳教的道明會士良方濟神父（Francisco Herce）曾尋找埋在諸聖教堂Mateo de Cobisa神父的遺骸，當時該教堂已是廢墟，無法尋獲。2011至2020年間考古團隊挖掘的遺骸中，或許也有Mateo de Cobisa神父的遺骨。☒